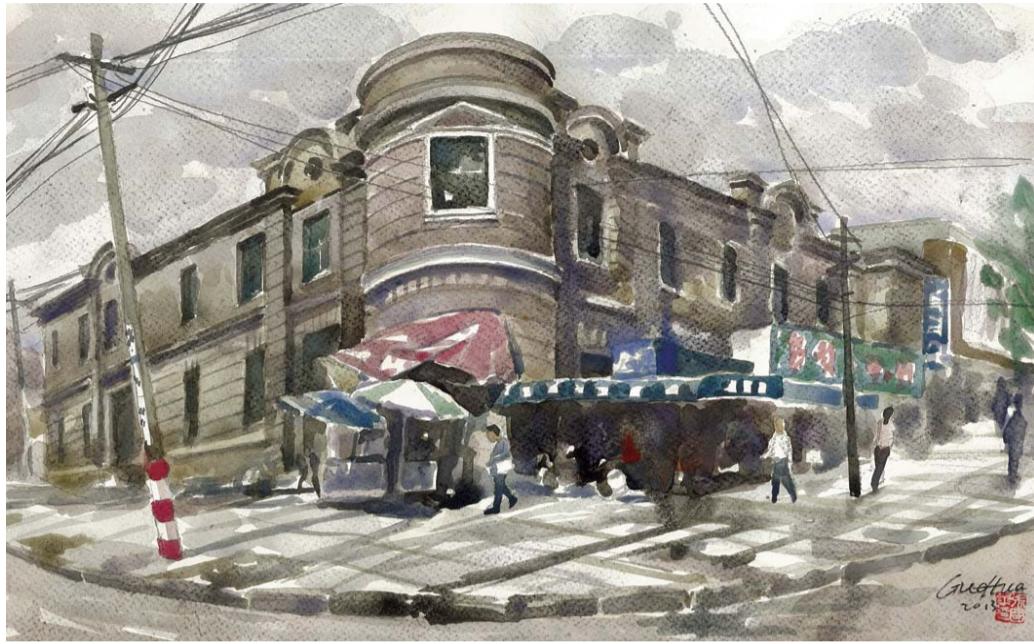


老电报局大楼

文/画 张国华



画说济南
老商埠区 ⑬

出了火车站向南，在经一路与车站街的交会处西北角，有栋灰蒙蒙的并不起眼的两层建筑，它是济南现存最早的电报收发局。

这栋楼因地制宜，很巧妙地利用了街角这个位置，让整栋建筑呈“L”形，两翼南北有

32米，东西有30米。北翼为柜台和电报室、设备室等，西翼采用平移法向北退后13米，保留了外侧的石材墙体，对建筑的北翼进行了“瘦身”，跨度随之缩短13米，结构也被改为框架结构。如今，经一路171号的这栋建筑也为百年电报的历史见证。

民国时期圆柱形的角楼上还有一个圆形穹顶，与附近的两个老火车站遥相呼应。同样是济南著名的老建筑之一，当地人习惯称之为“老电报局大楼”。

说它老，就要提一提济南的电信发展历史。自从1844年美国人摩尔斯发明了传递信息的电报后，人类通信实现大的飞跃，也缩短了世界的距离。1883年，济南在巡抚衙门设官办电报局，迈出了济南电信事业的第一步。两年后，济南电报局在南关朝山街成立；1904年在经一纬三路路口设立这座火车站电报大楼；1914年，日本继承了德国在济南开设的邮局，将电报大楼改作“济南野战邮便局”。1929年后一直作为车站邮局，部分用于开设招待所，一直由邮政局管理使用。

2004年5月因为经一路道路拓宽，有关部门对建筑进行了改造重建，沿经一路的西翼采用平移法向北退后13米，保留了外侧的石材墙体，对建筑的北翼进行了“瘦身”，跨度随之缩短13米，结构也被改为框架结构。如今，经一路171号的这栋建筑也为百年电报的历史见证。

【历下亭】

□李兴会

或许是冥冥之中的缘分使然，山师，我四年大学的母校，已经成为我生命中最深刻的那道痕迹。

十几年前，刚刚从高考的桎梏下解放的我，怀着对前途与梦想的美好憧憬与向往，踏入了山师校园的门槛。从那时起，直到多年以后的今天，我发现，我的生命已与她结下了难以割舍的不解之缘：每当收获胜利的快感、心情舒畅时，就会想到山师，希望在徜徉校园小路之中感受喜悦；每当生活阴云密布、万念俱灰时，又会想到山师，一进山师就仿佛回到了母亲温暖的怀抱，给予我无限的温情和力量；每当三五同学小聚时，首选地点仍然是山师。望着眼前熟悉的闹市、熟悉的校园，仿佛我们一直就在这里，从不曾离去，美丽的大学生活就在昨天。是的，在我

山师，生命中最深刻的那道痕迹

心目中这座城市的中心不是泉城广场，而是山师。这么多年，山师早已成为我精神慰藉的家园和心灵的港湾。

挚爱山师，因为陶醉于她的美。山师的校园很美，美在她结构的对称齐整、布局的错落有致。走入山师，一个个富有情趣的小花园、一条条绿荫遮盖的小路，一层层阶梯状分布的古建筑，还有形态各异的假山、凉亭、小桥流水、竹林，各种元素无不流露出山师浓郁的文化气息和典雅端庄之美。漫步校园路，偶尔飘过的优美音符和清亮的歌声，更使得人们流连忘返。春天的校园更是美不胜收：放眼望去，一条条翠绿的走廊，再加上春暖花开，路的两边百花争艳，如此良辰美景，所谓人间四月天，大概不过如此吧。

挚爱山师，因为这里有那段

温馨而美好的回忆。茫茫人海之中，一群有共同志向、兴趣相投的青年学生，走到了同一个班、同一个专业，共同生活四年，不能不说这是莫大的缘分。因此我们都格外珍惜。虽然那时条件艰苦、时常面临各种挑战，而且作为师范院校的学生，我们家庭条件都不算宽裕，但在前进的路上，我们并肩战斗，共同克服困难，结下了珍贵的情谊。回首往昔，一起欢笑、一起痛苦、一起疯狂，那青春恣意飞扬的日子，仿佛陈年老酒，在记忆的沉淀里历久弥香，回味无穷。这留有青春印记的校园，怎能不触动灵魂深处的心弦？

挚爱山师，还因为这里承载着莘莘学子最初的梦想。如果问我山师人最难能可贵的精神是什么？那么毫无疑问就是：艰苦奋斗、自强不息。艰苦奋斗的优

良传统、积极扎实的学习态度是山师学子共同的特点。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里，几乎都能碰到埋头苦读、求知若渴的同学，至于教室、图书馆，更是一座难求。一张张专注而又坚毅的面孔，仿佛既是对知识的严肃认真，也是对人生理想的坚定不移。在这里有最热烈的课堂讨论、最激烈的思想火花的碰撞，还有秉烛夜谈、幽默有趣、经典语录频出的宿舍文化。走向工作岗位的山师学子，不管从事哪个行业，肯定是最扎实、最认真、最能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那一位。

又到开学季。看着洋溢着青春笑容的学生拎着大包小包走入山师校园，我不禁感叹，你们是最幸福的，好好珍惜吧。只争朝夕、努力奋斗，方能无愧于母校、无悔于人生。

【泉城记事】

□尤怡莎

前几天去参加一个关于家庭教育的讲座，我被老师选到台上与之互动，有幸又当了一次小学生。幸福来得太突然，晚上做梦仿佛回到了小时代。

我出生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像我们那代人儿时的共同特点。我至今记得像个小馋猫似的，躲在母亲身后，等待母亲把肥肉炼成油，剩下的小小肉渣那是我的美味；每次母亲让我去打醋，我会一边走一边偷醋喝，那是世上最好喝的饮料；放学的路上我会追着汽车跑，喜欢闻汽油的味道。一次，偷吃了母亲留着过年用的炒黄豆，软硬兼施不肯承认，直到晚上在被窝里放豆子屁，才暴露了目标。那时，同学之间吵架，都是与吃有关，如“你赔我的豆腐干”、“你赔我的窝窝头”之类。一年春节，母亲攒了几个月的肉票，买了个小猪头，因为太贪吃结果吃伤了，由此很长一段时间不再吃肉。最高兴在部队大院门口翘首盼望出差的父

我的小时代

亲，一小把彩色的糖豆，就会带给我无限的欣喜和遐想。

小时候的衣服大都是穿姐姐们穿小的，陈旧还不太合身，颜色不是蓝就是白，顶好是土了吧唧的小碎花。一个同学的姑姑是上海人，给她做了一条带蕾丝边的花裙子，整个夏天天天穿着，很是让人羡慕，我想摸摸她都不让。我的第一条花裙子，还要感谢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，那是1974年夏天，我上小学四年级，一天上午，老师说西哈努克亲王要到济南访问，经过学校层层选拔，老师给我们参加欢迎仪式的同学，每人发了几尺计划外的布票。而且是专票专用，女生只准买花布做裙子，为这次活动，好像是省里特批从上海调来的花布，拿到布票要赶快去买，晚了就买不到好看的花布了。那时，买东西都要凭票。

西哈努克亲王到济南访问的那天，我们一大早就到学校集合，提前三个小时排着整齐

的队伍，赶到“八一”广场，在事先指定的位置上一遍遍地彩排，嘴里不停地狂喊：“欢迎、欢迎，热烈欢迎！”直等到大中午头，口干舌燥，人困肚饥，也没看到西哈努克亲王的人影。后来听说西哈努克夫妇来了，只是没有绕行“八一”广场。唉，可惜我们白忙活了几个月。其实，小孩子哪懂什么政治，在等待的时间里，我们女同学互相比较着谁的裙子漂亮。我的裙子是淡绿色底儿印着橘黄色的百合花，在同学中算是好看的，我一直爱惜着穿，直穿到身体长高盖不住膝盖为止。

那时，学校经常上忆苦思甜课，请贫下中农作忆苦思甜报告，提倡艰苦朴素。贫下中农穿着打着补丁的裤子，一个同学故意把裤子弄破，回家让母亲补上补丁，结果补在屁股处的补丁像尿了裤子一样。为了当上红小兵，一个同学到五保户家里打扫卫生，学雷锋做好事，结果把老大爷家唯一一个

暖水瓶打碎了，害得他妈妈到处托人，买了一把新的暖水瓶还给了老大爷。

我们那时没有早恋，没有懵懂的爱情和怜香惜玉的桥段，什么都不懂的男生、女生，在课桌中间划“三八”线，谁的胳膊稍一过线，就怒目而视用胳膊打仗。外出劳动时，一男生因内急误跑到女厕所，结果被当成流氓；一个女同学读课文“我是地主，你们是农奴”，结果外号就成了“地主”。冬天里男生会把教室的炉子弄得乌烟瘴气，把女生一个个熏跑；一个男生在后边恶作剧，把座位前边两个女生的辫子绑在一起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女生……也许这也算一种表达爱的方式吧。多年以后，这位男生说曾经喜欢过我，以为惹恼我我会向他求饶，可是我却宁死不屈，所以就没有了以后。

这就是我的小时代，傻气、单纯、快乐而美好，让我如此怀念……

【80后观澜】

济南烧烤

□巨苗

作为土生土长的新疆人，初到济南，对于“烧烤”这两字常常流露出淡淡的不屑，嘴角向下一撇，吐出几个字：“能有新疆的烤羊肉串好吃？”

几年之后，我和老公呆坐在夏天的周末，声声蝉鸣中四目相对的时候，常看到我扬起的嘴角吐出仨字：“走，烧烤。”两人赶紧拿出一升的旅行水壶，烧水泡茶。茶是新疆当地一种名叫砖茶的发酵型茶叶，价格低廉。据百度百科：砖茶内地不多见，主要是供给边疆民族饮用。原因之一肯定是少数民族吃肉较多，这种茶叶比较去油。泡好了茶，我俩像小学生去郊游一般，怀着满满的美好带着浓浓的期盼，一路向烧烤摊前行。步行十分钟，来到摊子前，挑张干净的桌子，坐定，放好水壶。

“老板，一盘毛豆（有时是花生），一盘土豆丝，来点肉串、心管、板筋、红腰……”话音未落，“接杯扎啤”。

我们总是到得早，人很少，摊子还冷清着，老板的动作还缓慢着。毛豆花生上得最快，一颗颗扔进肚子，汁水四溅，不能吃太多，要留着肚子。串来了，放在一个烤盘里，人多的时候用一个不锈钢大盆。伸手抓上一把，不数，数了就让人笑话，就不地道，更没了气势。小炉子要提早向老板申请，再去要个小碟子，放些辣椒面，一点点地撒上去，慢慢吃慢慢烤。若是没有炉子，吃上一会儿，还得把放凉的串拿到摊主的大烧烤炉上，立在一旁等着烤串滋滋作响。有了这第二遍，肉质更紧，水分更少，更有嚼头。吃上几串，喝上一杯自泡的浓茶，可以聊人生，谈理想，最适合的不过是看球赛。

华灯初上，四周坐满了光着膀子挺着啤酒肚的大叔，看到比赛精彩处，便目不转睛。叫好时，不吝啬自己的嗓门；叫骂时，也不在乎那扎啤杯重重地蹾在桌子上溅起的泡沫无数。在这群膀大腰圆的大叔中间，倍有安全感，倍接地气。正宗的济南话萦绕耳边，烧烤炉那些光着大脊背的小伙子，拿着扇子奋力地扇着。空气中香气四溢，闻一闻便胃口大增，红腰淡淡的骚味，心管韧韧地被牙齿切割，板筋令腮帮子酸痛，还有外焦里嫩仿佛在非洲度假刚回来的古铜色鸡翅。

刚工作那两年，和学生一起吃烧烤。那没有油水的小伙子们一个人吃三个烧饼，才能克制住不吃太多的肉串，结账时那一桌子的杆子依然让我暗暗吃惊。当年一块钱三串，对于这些农村来的贫困学生，不是说去吃就去吃。解一次馋，那几串串肉能灌下无数杯啤酒。还有我那个认识十五年的高中好友，军校毕业后安置在济南，周末为数不多的爱好就是和同事打车几十公里，到处吃烧烤。有一年，为了安慰他的失恋，我们在摊子上吃着喝着，说一句喝一杯，后来嘴不利索说上半句就要喝上一杯，再后来安慰他的人不利索直接倒掉，只有他还是一杯一杯地喝，一串串地吃，伤心就活生生地吞下了肚。又过了几年，我们结婚买房，他已调动到北京，相聚难得，但明显喝得少了，吃不动了。

不知道是不是从那一年开始，济南的烧烤摊上就流行上了大串。

实录